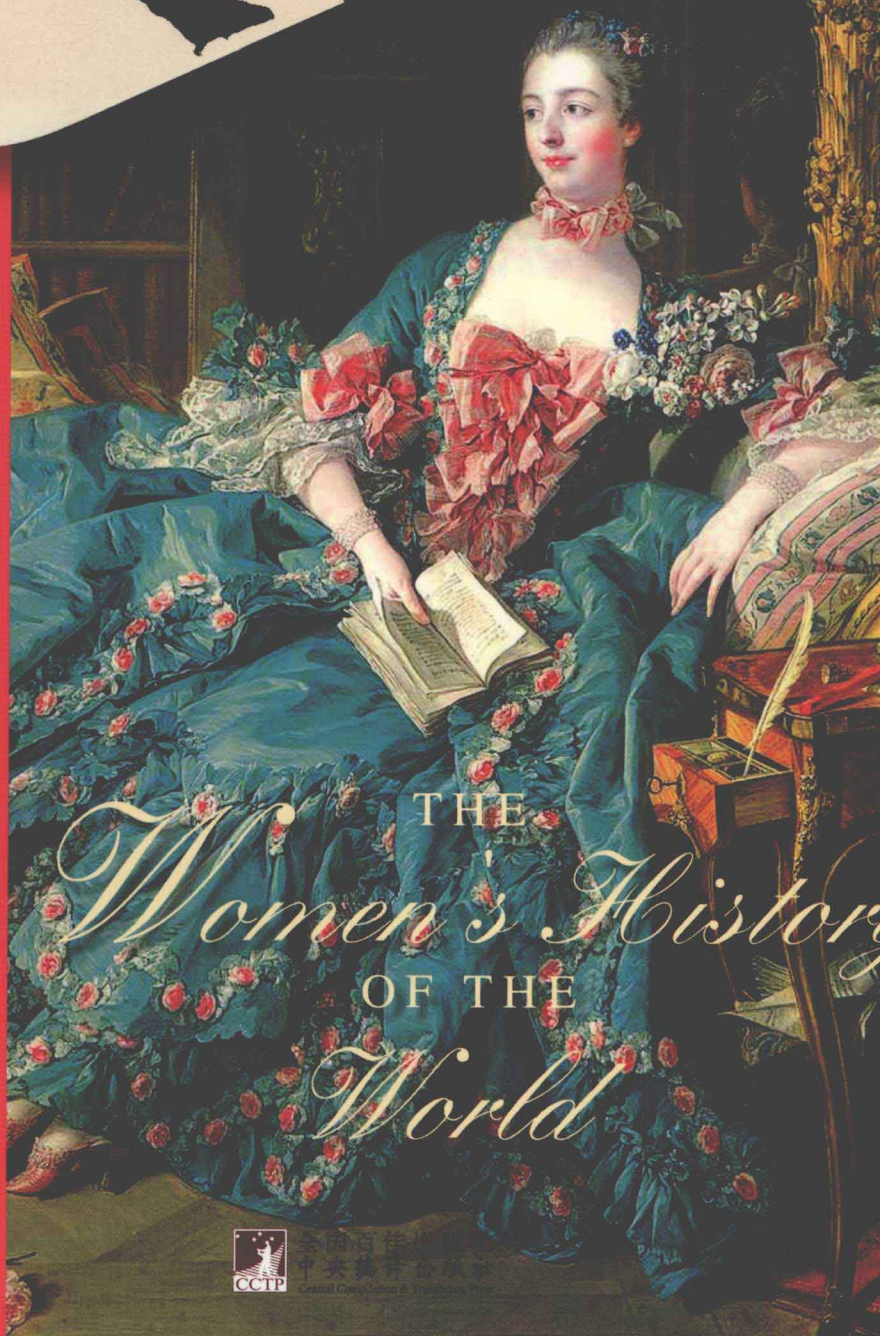


女人

的历史

【英国】罗莎琳德·迈尔斯(Rosalind Miles)◎著

刁筱华◎译



THE
Women's History
OF THE
World



中信出版社
China Communications Press

女人的历史

【英国】罗莎琳德·迈尔斯(Rosalind Miles)◎著
刁筱华◎译




THE
WOMEN'S HISTORY
OF THE WORLD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THE WOMEN'S HISTORY OF THE WORLD by ROSALIND MILES

Copyright © 1988, 2001 by Rosalind Mile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INTERCONTINENTAL LITERARY AGENCY (ILA)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 - 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1 by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译文由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麦田出版事业部授权使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人的历史/(英)迈尔斯(Miles,R.)著;刁筱华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12

书名原文:The Women's History of the World

ISBN 978-7-5117-1063-5

I. ①女…

II. ①迈… ②刁…

III. ①妇女史学-研究-世界

IV. ①D44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11906号

女人的历史

出版人 和龔

责任编辑 张维军

执行编辑 刘文利

责任印制 尹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5号鸿儒大厦B座(100044)

电 话 (010)52612345(总编室) (010)52612343(编辑室)
(010)66161011(团购部) (010)52612332(网络销售)
(010)66130345(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home.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下花园光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 数 244千字

印 张 17

版 次 2011年12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9.00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献给

世界上所有没有历史的女人

女人**是**历史，且**塑造**了历史。

——玛丽·瑞特·毕尔德（Mary Ritter Beard）

目 录

Contents

序	1 - 6
---------	-------

第一篇 起 初

1 初始的女人	9 - 25
强大的基因—采集食物—生育—生殖器的进化—狩猎者—性暴力— 宗教仪式	
2 女 神	27 - 47
母神—女神的爱人—母权体制—女性的权利—凯尔特人—终极自由	
3 阳物的兴起	49 - 68
权利的转移—男人决定生育—阳具崇拜—女性被推翻—性虐待—女 性的暴力反抗	

第二篇 女人的衰微

4 父 神	71 - 91
上帝的出现—父权体制—女性的衰微—二元对立—女性沦为外围集团	
5 母亲的罪	93 - 111
女体—“不知足”的阴户—月经禁忌—强迫婚姻—生殖器操控—妓女	
6 一些学识	113 - 133
女性的空间—对抗男性操控—女修道院—猎巫—女权崛起—学识的危险	

第三篇 统治与宰制

- 7 妇女劳动 137 - 156
 被忽略的女人—同工不同酬—女人的工作—女人的商业权—跨入公共领域—女演员
- 8 革命,伟大的引擎..... 157 - 177
 战争中的女人—美国独立战争中的女人—法国大革命下的女人—工业革命—工厂制度—女矿工
- 9 帝国的权力 179 - 198
 帝国女性—女性被工具化—女罪犯—殖民地生活—游走四方的女性—原住民女性

第四篇 移风易俗

- 10 女 权..... 201 - 221
 男性霸权—女性劣势—工业化的破坏—女性问题—父权力量—女权运动
- 11 身体政治..... 223 - 240
 身体权战役—避孕—生产—女同性恋—避孕权—身体操控权
- 12 时间之女..... 241 - 263
 纳粹政权—女战士—宫内避孕器—妇女解放—职业妇女—双重压迫—种族歧视
- 译后记 265 - 266

序

“什么是历史？”研究罗马帝国的伟大历史学者吉本（Edward Gibbon）这般沉思。“历史不该只是男人的罪恶、愚行及种种不幸之记录而已。”终于，推动摇篮的手提起笔，将文献更正。历史上，还有女人。

以上的陈述，终究只是假设，得不到多少历史文献的支持。当美国马萨诸塞州普里茅斯码头竖起一块纪念碑，以纪念参与一六二〇年历史性的五月花号航行的诸位“国父”时，与他们同行至新大陆的十七位女性却未见于碑文记载。一般而言，女性殊少受到历史学者青睐。一二三八年，当一位刺客手执刀，闯进英格兰国王寝宫意图行刺时，唯一的目击者，是位“夜晚不寐，吟唱圣歌”的女仆。她改变了历史轨道——但记录者，英国历史学家帕里斯（Matthew de Paris）却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

然而女人是有历史的，且她们的故事比我们所以为的要远为丰富、奇异得多。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肯定女人对人类进化所做贡献的幅度、力量与重要性，女人在公领域及私领域所立下的汗马功劳，以及女人在所有层面——文化、商业、家庭、情感、社会和性等种种领域所取得的杰出成就。我们的世界史，实充塞着数不清的女性故事，其中有亚马逊（Amazon）及亚述（Assyria）女战士，有母神（mother goddesses），有一跃成为世界统治者的王朝嫔妃，有科学家、精神病患者、圣者及罪人，有布隆希尔德（Brunhid）①、德布林维埃（Marie de Brinvilliers）②、特

蕾莎修女及江青。女英雄的生命虽未被歌颂，却有着“未被说出的最伟大故事”的魅力。人的生命无时无刻不在被缔造，而论缔造之功，舍女性谁归？从舒服怀胎、养尊处优生产坐月子的女皇，到匆忙分娩、旋即背着小孩回返田作的农妇，人类之更新全拜女性所赐。但这份完全由女性承担的苦劳，却大体未获承认。

当我们的历史观照完全集中在男性身上，把全部功劳归诸于不到一半人口的男性，女性的好处当然都被抹煞了。该观照是十分“大小眼”的——破碎、偏私、压抑，无法正确反映的历史。历史学家宁可到处搜索证据以追索伟大男人的肮脏行事，也不肯对无名女性的伟大作为投注一点关心。社会将金球、十字架上的宝珠、剑及职杖捧奉为男人阳刚象征物，对之大加崇拜，阳具意象受到张扬，使得男人益发趾高气昂、不可一世。千年来每一代传给下一代的历史，都是一虚张声势、硬充门面的历史；此历史谬误百出，每一代人接受的都是“并无其事”的历史，受骗而犹不自知。诚如英国女作家简·奥斯丁认真的评论：“历史大部分内容是虚构的，而竟如此沉闷，这真令我想不透啊。”

男人的历史已然创作完成，女人的历史却才刚开始要创造它自己。男人早在公元前两千多年就已取得记录、定义、诠释事件的权力；对于女人，这个过程要到十九世纪才开始。为了抗衡权能兼备的男性人物，早期的女性史专以搜寻女皇、女修道院院长及女学者的纪事为主，因此我们看到的女性多是英雄形象的翻版：圣女贞德、南丁格尔、凯瑟琳女皇（Catherine the Great, 1762—1796，俄国女皇）。这般刻意标高女性形象的女性史，固在肯定“女性可以和男性一样全能、强悍”方面有若干价值，却有两个问题：它加强了“历史是由男人主导、支配”的错误观念，因为男性统治者及“天才”总是比女性多了许多；且它无法道出大多数平凡女性的生活实相。

然则女人的历史应为何？答案是：它必须填补传统历史全神贯注于男人作为所留下的罅隙，并给予女性生活应有的关注及荣耀。女性被排除在历史之外，象征千千万万个被压制的声音。恢复女性在历史中的位置绝非易事，任何女性史因此都必须留心空白、遗漏及似是而非的论调。

它必须倾听静默，让静默发出声来。

第二个任务是要把女人身为“最大受害群”的故事揭露出来。“女性活着阴暗如枭，劳动如牛马，死如蝼蚁，”十七世纪的英国女公爵玛格丽特（Margaret of Newcastle）这样论道。男性对女性施加的长期一贯迫害，从殴妻到焚巫，自阴蒂割除至谋杀，其残酷不仁，男女皆必须体会，以作为迈向匡矫历史积弊大恶的第一步。

说到这里，笔者必须指出，女性的利益不仅经常与男性的利益对立，更经常受男性的利益排挤。无怪乎男性取得极大进展的历史时期，往往伴随女性的失败、退却。倘若列宁的主张“妇女解放可作为任何社会文明程度的适当指标”确含有几分真理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诸如古代雅典社会、文艺复兴时期及法国大革命等一般认为代表“进步”的历史发展，都有必要历经一番大幅度的重估，只因女性在其中皆蒙受严重的逆转、倒退。这方面，美国历史学者琼·凯利（Joan Kelly）曾冷然评到：“女人一贯处境艰难——任何时期都一样。”

一部女性史，因此，必须有志解释和陈述，寻找下列两个关键问题的答案：男人如何成功缔造男尊女卑？而女人何以会让他们得逞？据指出，在物种起源之时，大自然使女人负担生育工作中较大的部分，她们因而必须服从男性的统治，以取得对她们自己及她们子女的保护。不过，却有历史文献显示，“原始”社会的女性拥有比“进步”社会的女性更好的平等机会。在进步社会，男性宰制业已深入生活每个层面——确言之，随着宗教、生物、“科学”、精神分析及经济等因素彼此连结成一套（能合理化男尊女卑的）结构，这套结构且代代传递、扩增，男性宰制在每个时代都被结结实实地重新发明一次。男性霸权的传统论辩始终活力惊人——所有民主实验、一切革命、一切对平等的呼吁至今皆未能带来两性平等——而被视为“先天较劣”的女性，至今犹未能获得完全自决的人权。

男人固然冀望掌权，但女人为什么要让他们得逞？关于男性宰制的“必然性”，向来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被一个男人（父亲）当作孩童般交到另一个男人（丈夫）手中，女性数千年来无论在法律、经济或体

能上均受制于赤裸裸的男性权力——直到非常晚近，所有社会的男人仍都有权以妻子不贞为由杀妻。身体暴力以外，男人更祭出“精神暴力”的杀手锏，对女人施加精神威吓。女人从此在身心两方面都受到控制，在身体与心灵上都受到男性的羁绊、约束。此间光景，诚如朵拉·罗素（Dora Russell）所言：“人类历史的惊人事实在于：宗教、哲学、政治、社会及经济思想都是被保留来作为男人的特权。我们的世界是男人意识的产物。”那么，女性如何能“想像那极不可能的”，以伍尔芙的话来说，“消灭炉灶旁的天使”（Killing the Angel at the Hearth）？此既不可行，最后，女性只有成为这无可逃避的男性宰制的共犯——安于自身的范畴，安于她们接受自己、接受男人的方式，安于她们自己种种机敏巧设、足智多谋的对策。她们不仅有助于维系男性宰制体系，而且将她们的子女，无论男女，诱骗入此一体系。

然而——这正是女性历史的终极矛盾——女性终究并未完全服膺在男性或男性史的控制之下，她们反而力争上游，终而出落为坚强、不可侮、傲骨凌然的一群。如今，她们终于解脱生育枷锁，正砥砺斗志，试图匡矫男人多个世纪以来施加的种种不平等。盖父权体制业已走到尽头，如今非但不能为男女的真正需要服务，更由于其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黩武思想、层级结构及支配、破坏的欲望，而威胁到地球上所有生命的生存。“女人团结起来了，”美国女性五角大楼行动联盟（American Women's Pentagon Action Group）于一九八〇年这样宣称，“因为生存危机已大到不能忍受的程度。”要是女性再继续容许男性塑造历史，我们就必须为由于我们的规避所造成的精神、物质双方面的影响负责。

是以我们必须努力将女性从其历史枷锁中解放出来——废除如焚新娘及阴蒂割除等仍存在于二十世纪的令人发指的旧习俗——并力抗那些二十世纪新近产生的不平等待遇。因为，妇女解放运动绝非如一些西方人士所以为的已经结束。在本世纪，新发明的工业技术、医药科学的进步及都市化业已为女性带来无与伦比的自由——但各自在其自身之内却又携带了“反女性”的种子，使得女性在蒙受福利之余，又得承受种种新的压榨与剥削，承担种种新的艰辛劳动形式，遭受种种新的威胁与迫

害。举例来说，羊水诊断术（amniocentesis test）本来是设计来作为提高健康宝宝出生率的一种手段，但它如今却被广泛使用来侦测婴儿性别，以作为堕掉女婴的判断根据：印度孟买一家诊所仅在一年内（一九八四至一九八五年）就执行了一万六千台女胎堕胎手术（《卫报》[Guardian]，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一日）。

就“女性历史”此一主题而言，诚可谓包容广大，可说有多少女性写历史，就有多少不同的故事。本书不试图兼容并蓄，也不打算对书写女性历史的所有难题做一劳永逸式的解决。本书旨在抛砖引玉——既然女性史各个不同，我们亟需更多女性写出更多、更好的女性史来，丰富女性史的内容。笔者的这一版本无意作男女平等状，不欲博“公平论述”美名，因此，如同任何论述女性的著作一样，定会从某处冒出个好男人抗议本书对男性不公。就这方面的答复而言，恐怕没有任何答案比女性书写先锋玛丽·瑞特·毕尔德那番精彩的自我辩护来得更好了：“若干处无疑有过度强调的情形发生，但我以为，当情况长久以来对一方过于有利，为拨乱反正，有必要对另一方多加支援。”也可听到这样的反对声音：男女既都同样受苦，不该独厚女人、特为女性请命。当男女同样呻吟于摧人筋骨的劳动之下，辗转于冻饿贫病之间，男人的痛苦，他们说，不会比女人的痛苦少。这是另一个禁不起任何检验却广植人心的信仰，男女生活实有相当大的差异存于其间，庄稼汉无论多穷、地位多低，总有权殴妻；黑种男奴虽白天为主人卖命，却不必夜里也为主人效劳。变化的社会状况对男女生活的冲击力亦不同——对众人生活的物质条件有所改善的十九世纪欧美的工业化，其本身依赖的是凶猛凶恶的消费主义的引入，而对二十世纪社会的女性最具贬损作用的，正是消费主义。

未来，总得比过去好才行。更美好的明天，建立在了解过去的基础上。如同十九世纪英国历史学者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所说：“历史比哲学更容易说服人。”史学家创造出引导我们走过一代又一代的种种解释、理论、象征及固定形式。因此，要是历史继续“大小眼”，对女性有偏见，它定会把我们全带往错误方向。自有人类以来，女人始终是积极、能干而重要的，我们若是不了解此点，那就太可悲了。这里的“我们”

包括男女，因为，要是女性的重要性被否定，这样的历史对男性来说也没有意义。一如种族偏见迷思，此等片面的人类历史论述不再为人所接受：观念谬误且缺乏解释力量，只会越来越暴露出其内里的空洞、无知。

人类能自历史的教训当中学习吗？为趋向一个更公平的社会，其中所有人都能发展成完整的人，男人必须准备放弃父权体制种种严格的正统说法及忽视生命的层级体系；女人则必须挑起她们对社会公共组织的那份责任作为回报，并在私领域学习以平等态度爱男人，视男人为伴侣，让男人从传统“严父兼大孩子”的不良角色中解放出来。从今起，一切未来发展必须从两性的角度考量，因为男女二者对历史的塑造同等重要。未来的希望正如人类过往的成就，是筑基在男女的合作与互补之上。

罗莎琳德·迈尔斯

① 译注：布隆希尔德为德国神话中著名的女战神。

② 译注：德布林维埃为法王路易十四时女子，伙同陆军上将情夫毒杀父兄，以保家产并防奸情外泄。由于事涉多位王朝重臣，造成法国历史上著名的“毒药事件”。

第一篇 起初

理解女性史的关键在于接受（虽然对于很多人来说，这可能难以接受）“人类史的大部分是女性史”这一事实。

——格达·勒纳（Gerda Lerner）

1

初始的女人

人类社会进化的主要理论一直是“男人是狩猎者”（Man-the-Hunter）。“人类起源自挥舞棍棒、孔武有力的男猿”这一理论，被如此广泛接纳为科学真理，且在通俗文化中地位如此巩固，仿佛它是人人皆知、不言自明的。

——鲁思·布雷尔教授（Professor Ruth Bleier）

没有女人的男人，在天在地都得不到天堂。没有女人就没有太阳，没有月亮，没有农业，没有火。

——阿拉伯谚语

人类的历史起源于女性。一直到今天，人类由女性传递最初的染色体；女性在进化上所做出的适应保障了物种的延续与兴旺；女性在养育子女上所做的工作则对人与人的沟通及社会结构提供了智力上的帮助。然而对从古至今的历史学家、考古学者、人类学者及生物学家来说，男性始终是人类进化史的唯一主角。男人是狩猎者，男人是工具制造者，男人是万物之王，以孤独而光荣的姿态穿过各类人猿，高视阔步于原始草原。然而，默默肩负起延续人类命脉任务的却是女性——是女性的劳动、女性的技能、女性的生物性支配了人类命运，执掌了人类命运的关键。

如同科学家所承认的：“女人是人种本身，是强大的第一性，而男人是生物学上的后续产物。”[●]而就人类细胞构造而言，女性所拥有的是基本的 X 性染色体：受孕之时只要搜集另一个 X 就能产生女婴，但男性的产生则需要相异的 Y 染色体的配合，而 Y 染色体被一些人视做“基因突变”，是“破碎而畸形的 X 性染色体”。女人的卵子比精子大数百倍，携带了新生儿所将接受的一切主要遗传信息。因此，女人是原初的、是第一性、是生物基准；男性则只是从此基准衍生而出的。历史学者里恩寇特（Amaury de Reincourt）对此下了结论：“自《圣经·创世记》，经由亚里士多德延续到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十三世纪意大利哲学家及神学者）的传统，认为女性是男性的不完整形式。事实绝非如此。女性是基准，是生命的基本形式。”

我们该怎么对天父说？对尼格尔·卡尔德（Nigel Calder）来说，“宇宙间最初的王是彩色球体黏质物”——它们也可能是原生质分子或最简单的细菌，但它们其实是男性。然而，这种古老的生物学偏见却与最近的科学发现相抵触——据后者指出，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是同一个原始人的后代，而这位我们共同的祖先是一位女性。加州柏克莱大学及牛津大学的科学研究员利用最新的 DNA 基因研究技术，业已成功分离出一种全人类共有的 DNA “指纹”。千年万代以来，全世界所有人种、人口都拥有这种指纹——而这种指纹无疑属于女性。这一研究直接指出，一位作为全人类最初“基因库”的女性，于三十万年前居住在非洲，而其后代后